

粵西鴻泥錄



潘江

粵西鴻泥錄序

人生世上如鴻爪印泥耳

僕

自通籍後觀政刑曹者

三十年粥粥無能久不復作出山之想光緒癸卯春奉

旨簡放廣西桂林府遺缺知府七月初間出都赴津航海

南下而烟台而上海而羊城而梧州而桂林至嘉平  
行抵南甯府任時值土匪滋亂烽烟四起滿目瘡痍  
每日百姓呈控土匪之案不下數十起每起後粘有

匪單多名或百餘名暨七八十名不等

僕

每案必訊

每訊必詳再三開導之幾至舌敝唇焦小大之獄察

必以情至來年春控案少息匪氛亦稍安靖自莅任

伊始兩月之間繕具通稟者再方候各大憲批示我

有嘉客嚙肯來遊顧謂予曰粵西土匪構禍五六年

於茲矣有謂宜撫者而無民不匪奚以撫有謂宜剿

者而無匪不民奚以剿剿撫俱窮勢處兩難將調客

兵乎而烏道羊腸路徑不熟可奈何將用土兵乎而

兔窟鼠穴勾通不免可奈何不獲已謂宜辦團練而  
鷹攫蝮毒紳士類多搏噬可奈何不獲已謂宜查保  
甲而狗苟蠅營鄉里互相隱瞞可奈何文武各員弁  
計無復之而匪單之說從茲起矣近年廣西地方各  
屬團紳人人稟許匪各屬百姓人人指控匪由是文  
職自督撫以下至從九品無日不懲辦匪武弁自提  
督以下至什長無日不搜捕匪豈不曰是是非非出  
自輿論刑人與共庶無枉縱乎無如凡厥庶民蠻觸

二

角逐各不相下刁衿劣紳弱肉強食視爲利藪復加  
以官不加察大半借此牟利從此民間展轉仇殺源  
源報復而匪風愈熾矣右江等處大半兵勇來則人  
人皆民兵勇去則人人皆匪民與匪不分苦無以辨  
且不惟民與匪不分已也卽兵勇與匪名雖虛蕪而  
其實互相狼狽爲奸者亦復不少勢成燎原不知伊  
于胡底柳州失守此其明徵左江一帶雖較右江僅  
可然亦殆哉岌岌危如累卵豈土匪果愍不畏死乎

抑或者小民反側不安將欲蕩平而肅清之非徒草菅人命所能奏效也不然數年以來通省就地正法者不知凡幾官兵及鄉團到處剿洗殺斃者不知凡幾各處土匪挾仇焚殺斃命者不知凡幾民間彼此尋仇連環慘殺者不知凡幾各府廳州縣到處點團清鄉聽憑團紳舉匪立即殺斃者不知凡幾各屬監禁人犯尙待正法者不知凡幾又況土匪被追奔竄或死於饑或死於疫或死於躓山溺水者更不知凡

三

幾就南寧一府推之全省而統算之屠戮無辜約在百餘萬名口之譜廣西土匪能有幾何如此大殺不已何以匪勢猖獗日甚一日滋蔓難圖一至於此乎時至今日全省幾至糜爛將不用殺乎而匪固當殺也將復用殺乎而匪不勝殺也且愈殺而匪愈多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吾子來守邕郡盍一借箸而籌乎余應之曰茲事體大非一介腐儒所敢知也古人有言曰在官言官僕略有管見

不過稟明各大憲聊備採擇而已是否允當未之或  
知也業於去臘及本年新正繕具通稟兩次因出草  
稿示之客避席而揖曰吾向者求其說而不可得也  
今聞命矣僕本刑官適有多年舊案來訴於余者查  
照是年

恩詔

條款稟經臬司辦理並請清理通省積案此迂遠而  
濶於事情之見也僕素不解詩而公餘之暇偶有拙

句亦夢中嚙語也一官落拓毫無寸長甲辰年秋間

四

擬請改過道班因係大計年分未便開缺中止時值  
南甯府屬科歲兩試停辦多年僕卽定期府試一面

行文各屬催令縣考一面稟請學憲按臨借以收復

人心秋冬之間邕郡賴以粗安維時臬道兩大憲屢

有交派提審要案僕詳加研訊類多奇冤當卽稟明

各大憲隨案開釋逐一了結倏忽之間歲亦云暮迨

至乙巳年開印後仍稟請開缺晉引旋於四月交卸

至六月行抵桂省聞已經岑督開缺送部引見奉有

諭旨矣至八月杪領咨後旋即路出全州由是而瀟湘而  
長沙而洞庭而漢口再由陸路北上進京引見僕率  
絲來粵甫兩年耳斷梗飄萍往返兩萬餘里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吁嗟乎噫嘻人生世上如鴻爪印  
泥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然則粵西之遊卽謂之  
鴻泥可也公私各事雜錄之權當宦囊聊以誌聞見  
也因而爲之序

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八月下浣古渤海壺天主

五

人間樓氏潘江自序於桂林省垣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為化莠為良寬濟以猛敬陳管見事

竊卑府伏讀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上諭有將官荒切實釐剔清楚廉能州縣切實稽查毋為

民害是為至要欽此等語是誠我

皇上汲汲焉為民興利之至意也竊思墾荒一事不惟可

以興利而並可以弭亂近年以來廣西匪勢猖獗日

一

甚一日剿不勝剿撫不勝撫將欲逐之而無可逐將

欲散之而無可散莫若以廣西之匪墾廣西之土即

以廣西之土化廣西之匪而因以戡廣西之亂古人

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此言大可味也請為

大人縷細陳之卑府前月由省赴邕沿途每過州縣詢

及匪情並問如何辦法各牧令僉謂團紳開有匪單

按圖索驥有殺無赦庶無冤枉嗚呼廣西匪勢如此

準以亂國用重典之義殺之誠是也但古人所謂殺

無道以就有道者是耶非耶且匪單開自團紳未必  
盡屬可憑單既有名則萬無生理該匪豈不銜恨甚  
至繫累其親屬株連其族人鄰里鄉黨間能不互相  
尋仇乎尋仇不已以故勾引外匪因而搶奪因而強  
劫因而殺傷此捉人拉牛之案所以都都相望邑邑  
相屬也試爲土匪設想匪單業經有名矣與其不終  
爲匪而不能再生何如甘心爲匪而暫且可以不死  
各州縣土匪結爲死黨一聚而不可復散抑或旋散  
而復聚者大都坐此耳

卑府

到任後接有許多稟狀

二

往往粘有匪單多名詳細審訊略得其情是以如是  
云云現既奉有

諭旨

清查官荒矣查廣西地方官荒頗多通飭各州縣確  
實稽查後擬請先宥匪黨仿照洋法罰苦力之說責  
令開荒以孤匪首之勢除強盜殺人放火焚燒房屋  
干係城池衙門打劫牢獄倉庫姦污人妻女並積至  
百人以上六項強盜仍照例正法嚴懲外其餘被脅



同行情節較輕各犯擬請行知各州縣張貼告示有  
攜帶槍支投誠者到官立案仿照酌撥新疆種地當  
差例意罰令墾荒數十畝承種力食以安其反側之  
心俟三年後再行樹糧納課仍責令該匪央求族鄰  
爲伊出具永不爲匪保結方准承領執照寬大之中  
仍寓約束之意並無浩費之繁較之工藝局之收留  
罪囚尙需經費若干者尤爲容易辦理該匪等自知  
可以不死並可得田若干畝則投首而樂從者當必

三

不少如是則匪黨散矣匪黨一散則匪首膽寒我張  
吾三軍披吾甲兵擒之易易耳抑或卽被擒亦必  
遠颺而潛逃矣如此辦理或者不勞師不糜餉不擾  
民不縱盜不必多殺人而廣西全省得以復安卽

國家不測之變借以消弭

卑府

腐儒之見不揣冒昧是

否有當理合稟陳

大人察核批示飭遵肅此具稟伏乞

垂鑒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稟

廣西撫台柯批

據稟已悉寬宥匪黨開墾荒田自係化莠爲良之  
法事屬可行仰卽先從南甯府辦起督率所屬州  
縣力求實效勿託空言仍將辦理情形隨時報查  
並候督部堂批示繳

兩廣總督岑

未經批同是以未能開辦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為講求農務兼用化學濬利源以弭

禍亂再陳管見事

卑府

於去臘月杪繕具通稟一次

蒙

批云云古人有言曰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比

物此志也乃或者曰宥匪墾荒未始非化莠為良之

策無如廣西百姓類多游惰可奈何

卑府

應之曰天

五

下無不欲利之民欲利而不獲利是以惰耳如欲利

而利無算方將趨利之不暇惰者其誰查廣西地方

歲可再熟或可三熟厥土黃壤罔非膏腴而百姓竟

貧苦如是者大抵田畝皆喜水而惡旱一旱乾則民

不聊生此土匪所以蠶起也自今伊始莫若使廣西

無旱災為之奈何夫亦曰鑿井而已矣鑿井灌田用

力少而獲利多復何惰民之有或者又曰鑿井得泉

泉有苦鹹可奈何

卑府

應之曰廣西地方土過燥而

水過甘如得苦鹹之泉以調劑補救之則稼穡之事更當得力客冬赴任路出潯江聞諸野老云沿江圍戶多人溺代糞此意可微會也又有爲之說者曰鑿井之事雖甚尋常而鑿井多則浩費繁現在庫款奇絀可奈何

卑府

又應之曰如謂田不需井斯已矣

若必需乎井萬不可存省費私心貽誤通省生民之大計况乎天下之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業經受人牛羊而爲之牧矣苦思審處當自有惠而不費之法

六

何至山窮水盡而竟無路也

卑府

再四躊躇如能合

廣西之田而井之仿照直隸正定及順德府各屬辦法將見昔日之旱田盡化爲異日之水田昔日之荒地盡化爲異日之熟地昔日之曠土盡化爲異日之沃土昔日之惰民盡化爲異日之勤民昔日之貧戶盡化爲異日之富戶由是家給人足各安其業又何土匪之足患乎且不惟無土匪之足患也將來土匪平而營勇散亦可借以安插勇丁而游匪之患亦從

此永絕矣抑卑府更有請者廣西地處邊陲山川險阻洵屬四塞而且南界安南西通雲貴高山峻嶺萬疊千重北則爲兩湖咽喉東則爲廣東脊背又兼以風俗人情類多很而敢死頗是英雄用武之地設令墾荒以後得儒吏之知兵者以鎮撫之萬一中原有事則今日土匪之餘風尙可化爲

國家萬里長城利莫大於此矣如止以墾荒爲斤斤籌款計謂將來可藉以搜括吾恐土匪終不可化而

七

國家之患更將有千百倍於今日之土匪不止者不利亦莫大於此矣一大利一大不利未可同日語也儒者學古入官爲

天子守土舉凡出一謀畫一策當視

國家之用意何如廣西墾荒之事其一端也其在書曰

慎終于始蓋可忽乎哉

卑府

來自田間野人之語未

免迂遠而濶於事情肅此具稟並附呈辦法八條是

否有當恭候

批示飭遵伏乞

垂鑒

辦法八條

一曰解 被殺之家本極冤慘擬請通飭全省查明各屬被匪殺斃之人有無祖父子孫係何姓名造冊立案屆時作為練丁陣亡每家給予功牌一張以示體恤藉以消其仇殺之機所謂解也

一曰引 通飭各府廳州縣查明官荒若干畝坐落某村某處造冊備案藉以誘匪投誠所謂引也

一曰餌 誘令墾荒恐其不來許給荒田若干畝並且許為鑿井以動其投誠之心所謂餌也

一曰齊 廣西土匪兵來則去兵去則來直是流寇非合通省而一氣呵之恐不得力功牌及墾荒鑿井一切辦法宜通飭全省張貼告示一時並舉所謂齊也

一曰案 投首到官按名造冊立案每犯名下註明

係強盜自首應按強盜律註定擬比照新疆種地  
例留在本省墾荒所謂案也

一日移 墾荒不力仍照刑例實發新疆種地所謂  
移也卽古移郊移遂之意

一日除 墾荒不但不力而且桀驁不馴逃避不肯  
工作卽照免死盜犯脫逃正法例以芟除之所謂  
除也

一日秘 一切辦法先後兩稟內均未肯說破恐事

九

不密而反害成也事前不宜露洩所謂秘也兵法  
云靜如處女可味也

總之廣西之匪不投首則剿撫俱窮何也以匪主而  
我客也一投首則操縱自如何也以我主而匪客也  
兵家主客之說不可不講墾荒鑿井之事無非爲誘  
令投首張本耳墾荒而成固可爲廣西造福墾荒不  
成亦可爲廣西平亂且果能爲廣西平亂又何苦不  
爲廣西造福乎通省行防各營仍不宜鬆懈設或招

安而匪不我從則廣西土匪不過壁則猶是亦不至  
如六州鑄鐵成此大錯也聊一試辦其亦庶乎其可  
也  
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二日通稟

廣西撫台柯批

查閱摺開八條尙屬妥協仰卽督飭隨時開辦期  
收實效仍候督部堂批示此繳摺存

兩廣總督岑

未經批回是以未能開辦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竊

卑府

案奉

憲台札飭提集隆安縣紳民審訊已革從九品何雲葆  
當日縱兵劫掠財物焚燒房屋慘殺人命各實情錄  
供稟赴本道以憑轉稟請示遵辦等因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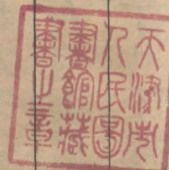
卑府

遵

卽轉飭隆安縣李令調查原卷傳集當日具稟各紳  
民管解到郡以憑質訊去後隨據隆安縣李令稟稱

十一

當日具稟各紳民有已故者有因事外出者茲將在  
籍職員劉炳忠耆民羅懷瑞何喜信並從九品滕清  
潔生員劉華寶監生黃修業李加琮及站書陸清先  
後管解前來當卽逐一提訊據劉炳忠供年四十四  
歲係隆安縣蘭劉村人羅懷瑞供年六十三歲係新  
蘭羅村人何喜信供年七十歲係舊蘭羅村人又據  
同供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辰刻有何委員  
雲葆並哨弁潘繼周親率兵勇並那龍練丁共千餘



人分兩路來職員等各村潘哨官先到搜捕匪類不見各勇練忽然開炮打傷五人後斃二命一係劉貢賢之弟一係馬奇成何委員後到不由分說親手先搶職員家貲並飭嚴搜各村婦女銀錢什物搶掠殆盡燒去房屋二十七間遂將職員及羅恒瑞劉佩光劉益樑劉貢賢甘升德盧玉龍甘時珍並來村探親之廩貢生吳安德監生盧興宏軍功黃廣濟盧淑昌等一併押回潭落墟到墟後何委員並未訊明即將

甘時珍盧淑昌斬首後向職員等共索贖銀二百五十元另索開鎖銀每名各二元半始得釋放職員因稟明羅縣主行文那龍局紳始得贖回婦女三十六口每口贖銀二元半各項贖銀均係那龍團紳經手牛羊等項均未贖回今蒙傳訊職員等各村實係被何委員等親率勇練到村抄擄焚燒房屋炮斃人命如有虛誤情甘坐罪據滕清潔供年五十八歲黃修業供年六十七歲李加琮供年五十八歲均係隆

安縣滕村人劉華寶供年五十三歲係舞球村人又據同供上年二月二十六日職員等各村被委員何雲葆率帶墾落等村練丁並兵勇千餘人來到村內初以緝匪爲名逐戶搜捕不見匪類後忽聲稱奉有公事遂剷大滕村小滕村舞球村馱懷村新安村炮聲不絕登時炮斃馱懷村男丁二名拉去婦女九口牛八十三頭燒去房屋九間財物穀米掠空所拉婦女牛隻帶回墾落墟後經職員等稟明縣主羅移文何委員釋回女子五口此外義倉穀米以及公所錢文並炮口號衣一概擄盡未還二十九日何委員復帶勇練擄去龍盆村河洞村吞日村共牛二十八隻今蒙審訊職員等各村當日實係被何委員等親率勇練抄擄焚殺如有虛捏情甘坐罪據陸清供年四十四歲隆安枚桂村人向在鎮流充當站書上年二月二十五日有官兵來到鎮流墟聲稱奉憲札來辦善後不分皂白各勇練卽開炮放火燒村逢人便捉

紛紛搶擄牛羊衣物拉擄婦女多口哭聲震天並將  
站房文書拉爛又將兒媳拉去並拉去水牛一隻沙  
牛二隻小的幸得脫逃兒媳次日逃回各勇練尚在  
滕村球村盤村各處焚擄潭落練丁往來不絕劇村  
兵勇皆穿號衣後來聞得是何委員奉何道台派往  
甘墟辦匪伊等私自潛來抄擄當經稟報羅縣主在  
案今蒙傳訊上年二月實係被何委員等率同勇練  
到鎮流等村放火燒房捉擄婦女牛隻如有虛誤情

十四

甘坐罪各等供核與原案相符當飭各紳民並該站  
書出具如虛反坐甘結附卷旋提革員何雲葆連日  
研訊始則婉言開導繼復加以刑嚇該革員刁狡異  
常聲稱甯死於堂不死於市嗣據呈遞親供僅稱上  
年二月二十三日蒙前署左江鎮潘前署左江道何  
飭派鎮標虎勇往辦鎮流各村賊匪以革員曾經代  
理潭落司巡檢地方情形較熟委令暫隨潘管帶同  
往藉通民情以資發審二十五日至那龍墟適鎮流

團總劉煥光正在避亂約同各團總赴潘管帶處請  
兵剿辦自願前作嚮導五更拔隊起程革員以官小  
無權不敢輕臨前敵跟隨後隊至附近古廟聽捷廼  
虎勇至村賊方逃遁該勇遂乘勢搶擄婦女牛羊勒  
贖並焚燒房屋營主潘繼周並不止迫收隊回至  
潭落墟後僅將所獲牛隻三十頭村人吳德安等十  
三名並滕兆福等二名發交審訊革員雖已聞知其  
事迺權不歸屬祇得將發下者遵辦或保釋或正法

五

或解府發落均遵所囑辦理今鎮流各村控告搶擄  
牛羊數百隻婦女數十口勒錢取贖革員亦聞實有  
其事鎮流等村所供非虛今蒙審訊只得將實情呈  
明各等語亦經取具摹結附卷

卑府

以該革員何雲

葆業已供認劉炳忠等所控非虛則鎮流等村係被  
帶兵員弁縱兵劫掠焚殺自係當日實在情形而該  
革員獨於帶兵一節供詞諸多閃爍復飭提那龍團  
紳盧中光等到案訊據供稱去年二月二十五日夜

何雲葆同潘繼周二位帶兵官員同到那龍團著團  
總派撥練丁引導到鎮流清鄉土匪已逃該員等率  
領勇練搶擄焚殺屬實旋即提同何雲葆當堂對質  
詰以率帶勇練前赴鎮流等情何雲葆雖理曲詞窮  
仍復堅不吐實惟查據何道台原札內開該委員何  
雲葆查報大略有虎勇正營回邕商派該員同行酌  
辦伊到鎮流村時匪已先逃搜得人牛若干該員虎  
勇仍進甘墟查辦等語是該革員曾經自認帶兵確

有實據已屬無可諉卸且查據潘繼周存函及生供  
等件均謂該革員率帶雁字軍仁字營各哨前往鎮  
流等村搶擄並查據前署隆安縣令李家彬並統領  
綏遠軍和廷彪查覆各件亦均稱何雲葆等親率勇  
練同到鎮流等村剿搶婦女並燒燬房屋炮斃人命  
屬實則該革員所供官小無權以及暫隨潘管帶同  
往藉通民情以資發審等情顯係畏罪狡避不待辯  
而自明總之此案頭緒雖甚紛繁總以鎮流等村是

否被該革員等帶領勇練劫掠焚殺爲最要關鍵既據何雲葆供認劉炳忠等所供非虛並據盧中光等僉供實有其事且查有何道台原札及潘繼周存函生供並李家彬等查覆各件足據則案情已毫無疑義至案內牽涉之瑣碎情節現值匪風未靖輿情驚慌似未便過事搜求致令株連多人轉啟民間反側不安之覺應如何辦理以肅法紀之處出自

大人權衡

卑府

未敢擅擬合將傳訊各紳民以及站書

並該革員供詞稟陳

大人察核轉稟並候

批示祇遵肅此具稟伏祈

垂鑒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七日稟

此係前任左江道余憲委審案也奉委後有幕友某謂予曰案犯何雲葆之族叔前任左江道何憲昭然與岑督素有積怨此案如何審辦宜酌爲之僕提集案內一千人証按照卷宗再三究詰因何雲葆縱兵

刦殺與何道無干就案論案未肯牽涉何道一字謹將何雲葆親供及各紳耆供詞並案內業已正法之潘繼周生供暨李家彬和廷彪等查覆各件出具勘語於光緒三十年八月稟覆道憲核轉岑督在案至次年開印後僕稟請開缺改過道班晉引六月間抵省領咨聞已蒙岑督憲開缺送部引見奉有

諭旨旋即由桂省領咨回京引見以同知用業已四年於

茲矣竊思南甯爲全省重鎮十數年來盜賊出沒無

六

常素稱難治僕未到任以前匪亂猖獗較之右江爲

尤甚以故科歲兩試前後停辦者共積至四次之多

士風日下民情愈偷不惟刁監劣生首多倡亂卽士

子中稍識文理者亦往往投入匪黨出謀畫策借以

牟利於此而欲挽回補救之幾幾乎無從措手矣論

者謂粵西大局之壞一由民情之游惰一由士習之

卑污僕莅任後立意開辦荒田以養其生聚之原舉

行考試以端其化導之本是以下車伊始兩次通稟



各大憲汲汲焉以墾荒爲要務數月以後又復分檄各屬並上思廳暨各土司等處催辦考試一面定期府考一面稟請學憲按臨以期化莠爲良隱寓收拾人心之計府試甫畢接連院試僕充當提調官統計屬下州縣及上思廳各土司地方一時入饗序食廩餼以及出貢考優者不下千餘名之譜而其中以梁上君子變而爲青青子衿者亦復不少當斯時也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雀頂藍衫者

九

欣欣向榮簪花披紅者喁喁歸化父老扶杖而觀婦孺遮道而望卽編氓之子市僧之徒亦靡不延頸跂踵想望太平德化之流行速於置郵而民心於是乎大定匪氛亦於是乎漸息以是知國家數百年文教之隆覃及鬼方其人者深且遠也是年柳州失守右江一帶奪城戕官大局幾爲掣動僕以鎮定處之不動聲色加意撫戢左江等處卒能安然無恙僕自

蒞任至開缺兩年之間全境粗安尙無大股搶劫重

案匪黨斂迹商民安堵洎屬斯民之幸福然亦非初  
念所敢逆料而預期者矣南甯地方道府同城余道  
憲因地方肅清敘功升遷僕亦斤斤自信庶幾乎可  
告無罪乃僕已稟請開缺改過道班業蒙廣西撫台  
批回而岑督徑以知府開缺送引入奏似若有故意  
苛覈者然清夜問心實百思而不得其解戊申年七  
月十八日恭閱邸抄兩廣總督張查明岑春煊被忝  
摺內聲明道員何昭然被忝一節云何昭然久官桂

二

省夙著勤能歷任疆臣迭經保薦光緒二十九年二  
月何昭然署理廣西左江道派委從九品何雲葆帶  
勇清鄉查有縱兵擾民情事何昭然未能立時拿究  
致被何雲葆逃匿經前護廣西巡撫丁體常奏請暫  
行革職勒交維時何昭然已離左江前赴太平思順  
道本任當卽密派守備蔣任堂設法偵緝於光緒三  
十年三月查得何雲葆潛還平南縣地方蔣任堂求  
助於潯州府派水師分統楊燿同往拿獲交於楊燿

解赴左江道審辦經楊燿電稟岑春煊於擬辦何雲葆案內以何昭然護過徇私罔恤民命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核其情節何雲葆之不法初非何昭然所能逆料即使當時誤用非人而事後業已派員捕獲交案訊辦其非護過徇私已可概見該員何昭然續經直督奏准免遣開復原官發往直隸差遣是該員獲咎本輕才實可用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至原奏所云岑春煊在籍聚賭鬪毆踢斃

三

唐姓一人何昭然簽拘賭徒各節查無唐姓控告之件無案可稽等語查何雲葆一案係僕承審核轉岑

督之件案內並未牽涉何道一語岑督入奏摺內竟以何道護過徇私罔恤民命等語平空捏入若非挾有仇隙何至如此周內由是以思是僕所詳何雲葆

之案情未經株連何道遂隱爲岑督所忌概可想見

嗚呼此僕之開缺送引所由來與總之岑督於擬辦

何雲葆一案頗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僕以承審

此案致遭長官媚嫉亦幾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事  
至今日人人皆知何道之冤抑幸獲平反矣而抑知  
承審此案之人誤遭含沙較之何道之冤抑尤爲匪  
夷所思哉古人有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安見今必異於古所云也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竊爲監禁遇赦照例辦理並請

批示遵行事竊

卑府

於本年五月十五日接有客民毛

少雲呈控胡陸氏將伊妻顏氏拐賣於杭少伯爲妾  
一案當提在縣監禁之胡陸氏及蔣馬氏當堂質對  
兩造供詞各執復經飭提該縣卷宗到府查據毛少  
雲前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間呈稱早年聘娶顏

三

家佑前妻之女爲妻後顏家佑物故顏家佑續娶之  
妻陸氏改嫁於胡明章卽胡恒林爲妻室伊與顏氏  
居住道台衙門照壁背後胡陸氏時常往來伊在船  
上充當水手每啟行時均託胡陸氏將妻照料不料  
胡陸氏乘伊撐船前往百色串通同住之蔣馬氏於  
九月初八日誘令伊妻外出藉故拐去不知潛匿何  
處伊在百色聽聞馳回明查暗訪並在蔣馬氏身上  
搜得妻衣一件爲憑等語經前宣化縣周令將胡陸

氏等傳集質訊據胡陸氏供認是年八月十三日伊與陸團總家室一同搭船回歸娘家烏浪村九月初八日伊聞人傳說女兒顏氏不見了後轉回府城至十月初間毛少雲在蔣馬氏身上搜得伊妻顏氏衣服一件毛少雲叫伊與蔣馬氏質對將伊吊打顏氏被何人拐去伊實不知情又據蔣馬氏供稱伊來府城與毛少雲之妻顏氏同居居住胡陸氏常來尋顏氏說話八月十六日聽聞胡陸氏斟酌叫顏氏去南

音

樓上寫賣身字據十七日胡陸氏恐伊講說許給花銀二元棉衣一件當時只得棉衣沒得花銀後來毛少雲見伊穿的棉衣係伊妻顏氏衣服伊就在身上脫給實沒同胡陸氏斟酌拐賣的情事並據毛少雲供稱伊與蔣馬氏同居居住九月初一日蔣馬氏搬住東門街九月初三日伊開船外出初九日聽聞妻已不見伊轉回後見蔣馬氏身穿棉衫係伊妻衣服伊叫蔣馬氏將妻交出蔣馬氏認說顏氏係胡陸氏

賣的訪聞顏氏係匿在東門街各等供胡陸氏後夫胡明章及毛少雲之兄毛楚江彼此互控毛少雲控經前撫憲王批飭追出顏氏給領並經蔣馬氏在前宣化縣丁合案下供認胡陸氏私賣顏氏與杭少伯爲妾胡陸氏亦供認屬實施經丁合派勇多名前往杭少伯家搜捕顏氏無著後來蔣馬氏等又復翻供不認胡明章業經在監瘐斃胡陸氏等現仍羈禁囹圄而毛少雲仍復纏訟不休幾無了結日期

卑府詳

三

查全案卷宗胡陸氏初供係於八月十三日已回娘家烏浪村而蔣馬氏何以供稱八月十六日聽聞胡陸氏斟酌叫顏氏去南樓上寫賣身字據顏氏係九月初八日不見胡陸氏則供稱是日聞人講說彼時胡陸氏正在烏浪村按烏浪村距府城約一百四五十里之遙該氏何以當日便卽聞知蔣馬氏供稱二十七年正月搬住東門街後又供係八月二十九日後又供係九月初一日搬往迄無一定且供於八月

十六日聽聞胡陸氏與顏氏斟酌去南樓上寫賣身  
字據後又供稱九月初八日聽見胡陸氏與顏氏商  
議叫顏氏今夜就去的話何以前後兩歧蔣馬氏呈  
稱搬至東門街後生產小孩係屬九月初六日按日  
計算至初八則甫逾一日斷難出門不知又在何處  
聽說胡陸氏與顏氏商議之語且八月十六及九月  
初八等日據胡陸氏供稱係在烏浪村則蔣馬氏供  
說聽聞胡陸氏與顏氏斟酌商議等語殊難憑信蔣

三

馬氏所穿顏氏棉衣一件該氏供稱係胡陸氏恐伊  
講說賣女情節給的檢查原供此外尙有洋銀二元  
未給胡陸氏又何以不怕蔣馬氏講說復據蔣馬氏  
供稱棉衣係屬顏氏送給前後供詞亦屬歧異且蔣  
馬氏穿顏氏棉衣又安可執以爲胡陸氏賣女憑據  
至杭少伯買顏氏爲妾一節毛少雲及蔣馬氏等初  
供並無此說後經蔣馬氏供有此層支節難保非別  
有串唆等弊而蔣馬氏等又何以忽供忽翻忽翻忽



供殊不可解且杭少伯果買顏氏爲妾前縣令丁何  
以派勇多名前往杭家搜捕顏氏無著現據毛少雲  
呈稱胡陸氏將顏氏賣給杭家經卑府飭縣確查去

後旋據稟稱取具鄰佑保結委無其事總之案經多  
年官經數任忽而拘訊忽而延擱誰肯平情酌理盡  
心民事案情疑竇甚多官員大多搪塞以致一千人  
証盡屬恍惚游移之詞不惟一人所供前後兩歧卽  
數人同時所畫之供亦均彼此各不相謀毫無一句  
切實真供惟詳核此案人犯無論已獲未獲均係本  
年

毛

恩詔應准援免無罪可科之人似未便過事吹求畫蛇添  
足致茲拖累應卽完結 查名例載案內僅獲一二  
名無証佐指認者將現獲之犯案例監禁未定罪名  
之人已過二年取具的保釋放在外俟緝獲正犯之  
日再行質審若監禁年限內恭逢

恩赦如在逃本犯拏獲時例得減免者待質之犯准其卽

行查辦省釋又本年正月十五日

恩詔內開不准援免遣軍流徒各罪共三十五條其餘不在不准援免條款案內各犯無論遣軍流徒准予一律援免又內開監候待質一項人犯因正犯未獲久羈囹圄情殊可憫除原犯案情不在赦款內者毋庸議外其餘情輕待質之犯亦應仰體

皇仁分別保釋以昭矜恤各等語此案毛少雲所控胡陸氏將伊妻顏氏拐賣各情卽果屬實按誘拐例問擬胡陸氏不在

三

恩詔內不准援免之列現既訊無拐賣顏氏確據業與蔣馬氏監禁多年均係未定罪名人犯已過二年而在逃未獲之顏氏亦係遇有

恩赦例得減免之人胡陸氏蔣馬氏均應照恭逢

恩赦准其卽行查辦省釋例立予釋放毛少雲倘係誤告按律本應反坐惟胡陸氏係顏氏繼母且已改嫁他適毛少雲與胡陸氏並無服制按照

恩詔條款亦應援免毛少雲是否誤告自應毋庸置議案內牽涉之杭少伯既據查明並無價買顏氏爲妾情事應無庸議至顏氏如何走失彼時與蔣馬氏既不同住胡陸氏又已先期前往烏浪村現又查明顏氏不在杭家此外旁無質証是否自行逃走抑或另被旁人誘拐殊難懸揣惟所犯罪名亦不在

恩詔不准援免單內應令毛少雲自行查找俟尋獲後願否完聚聽其自便

卑府

爲清理案牘起見是否有當

无

敬乞

批示飭遵如蒙

允准再行定稿立案以杜訟端抑

卑府

更有請者廣西

地方似此久羈囹圄之犯不知凡幾可否飭令各府廳州縣查照

恩詔清理庶獄仰體

皇仁分別保釋以昭矜恤之處恭候

鈞裁肅此具稟虔請

崇安伏乞

垂鑒

光緒三十年六月初五日稟

此係多年舊案經僕訊明稟經臬憲卽行開釋



三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案查接管卷內

卑

前府彭署守奉

前臬憲張批據永淳縣稟貢生盧錫矩出入公門私  
行賄賂先行詳請褫革衣頂並與賄賣人犯之唐福  
秦玉一併擬請監禁五年緣由奉批稟單均悉該縣  
恩貢生盧錫矩於該前縣張故令任內行賄納私一  
共五案情節均屬重大內並有關繫已決人命之事

三

僅擬褫革監禁不特於例未合抑且於情不協張令  
家讓病故後典史卽應代拆代行門丁唐福看堂秦  
玉膽敢私釋要犯扯去堂簿三頁該典史豈得毫無  
覺察其中有無隨同弊混該代令亦未根究稟揭僅  
將唐福秦玉兩犯稟請監禁五年亦屬不合飭取原  
問詳細供詞將一千解府提集覆訊確情詳查例案  
分別稟候核辦並飭該縣查明龔典史於釋放黃暉  
宇一犯是否該典史失於覺察抑係隨同弊混據實

稟候察核油糖酒三項公司可否承辦仍飭該縣確查地方情形分別辦理等因奉此卑前府彭署守奉

批轉行提解未到旋即交卸卑府抵任接准移交照

案催提復奉 憲台札奉 督憲批據永淳縣恩貢

生盧錫矩稟控羅織誤巉三字奇冤乞委提訊昭雪

等情一案奉批該生如果平日奉公守法並無非爲

該縣何至任聽梁煥廷誤供卽謂該生縱匪害良所

呈恐有不實查閱粘抄府批本府業經由府提審究

三

竟南甯府當日提訊供情若何該生是否實係被誤

仰廣西按察司卽飭南甯府查案稟覆核奪一面飭

縣傳集一千人証提同質訊明確分別擬辦均無延

縱粘抄保領並發又奉 督憲批據永淳縣武生吳

鳳璋等公稟爲刑賞不明鄉黨鳴冤乞委提審以昭

公道而洽輿情一案奉批已於盧錫矩稟內批示矣

仰廣西按察司查照另批轉飭遵照保領並發各等

因轉行下府奉此因此案屢提不到當卽委員守提

始將盧錫矩唐福秦玉梁煥廷等四名並卷四宗提到據稱孫承棟一案查無案卷訪聞該犯孫承棟早已在監病故黃暉字吳鳳璋等均因病重不能前來提訊盧錫矩據供稱顧官傳伊到案說黃暉字開釋聞有賄囑情事嚇令承認伊用言分辯致觸顧官之怒卽將伊掌責鎖押勒罰銀兩並將伊稟辦實則伊並無賄求開釋黃暉字情事撕拉堂簿伊未聽聞更不知情提訊唐福秦玉同據供稱上前年六月十八

日顧官提伊等審問說扯去堂簿三頁將黃暉字開釋得銀多少伊等同稱並未得銀盧錫矩亦未許過銀兩堂簿實未扯過顧官卽將伊等用刑拷訊後熬刑不過祇得混口胡說盧錫矩許銀一百元尙未交付扯去堂簿二頁現因提解顧官復又提訊說到府不許不照此說實則盧錫矩並未許過銀兩伊等亦無撕扯堂簿的事所供是實提訊梁煥廷據供與盧錫矩向不認識實未託過盧錫矩說話伊家寒苦更

無壹百五十大元亦未畫過供狀並據舉人黃暉宇  
遣抱梁啟凱遞具稟稱伊實因病重不能遵提赴案  
候訊惟上前年因爭田產涉訟被押禮房會託門生  
盧錫矩邀恩隨蒙張前令於閏五月二十五日開釋  
并無賄賂情弊亦無分毫交與盧錫矩現具親供摹  
結以代面稟各等供據此查顧署令所稱盧錫矩五  
案如孫承棟一案原稟內謂本年四月平朗下屯村  
捆送一匪孫承棟供招確鑿當經捆綁正法斬條已

三

標經盧錫矩進衙許賄三百大元卽將斬條收轉釋  
放等語查此案全卷無存且係張故令任內監斃之  
犯則該令所稟盧錫矩賄通釋放不知從何說起又  
如原稟所稱五月初六日那墟村紳耆送一會匪梁  
煥廷業已問明出具摹結擬斬該匪母賄盧錫矩一  
百五十元卽行開釋等語查閱原卷該犯梁煥廷經  
梁錫光等因伊曾經拜台送案旋經梁煥廷之母梁  
滕氏具呈懇恩釋放與盧錫矩無涉且現據梁煥廷



供稱實無託過盧錫矩之事亦未出過一百五十大元伊不會畫過供狀該顧署令稟內清摺所列梁煥廷供詞亦不知從何說起以上二案均謂係盧錫矩之事殊不可解又如原稟內稱城內良民朱十一與盧有隙因言語不慎張前任差傳到案笞責一千已允開釋嗣盧錫矩怨勇旁人遞稟陷以莫須有之事竟得論斬臨刑之日該民老母八十三歲立卽撞死妻子畏罪逃避現在莫知所之等語查閱原卷朱十

三

一係逼人拜台勒贖多賊之犯並非良民所得斬罪亦與盧錫矩無涉此案謂係盧錫矩與朱有隙怨勇旁人遞稟陷朱於死亦不可解至舉人黃暉宇一案查閱原卷係因家產涉訟並非因子姪爲匪被押該令謂盧錫矩膽敢乘張前任於閏五月二十五日病故後龔典史尚未點交人犯二十六日晚賄串門房唐福看堂秦玉銀一百大元私行釋放翻閱堂簿有拉去三頁跡印等語查閱堂簿一頁共寫二日自二

十三日起至二十六日止萬無拉到三頁之理細核堂簿前後字跡以及硃點概同一律並無撕拉復寫確據該署令以夾縫有一線破紙稱爲拉去跡印亦不足以爲憑且清摺內是年六月十八日盧錫矩之供並無銀數亦未兌交而與原卷內盧錫矩之供迥乎不同不知何故卽唐福秦玉之供所稱拉去堂簿頁數亦與稟報不符上年十月初八日申文清摺內又添出黃日華之供查黃日華係鎗斃人命經前縣

美

稟請監禁之老犯顧署令初稟供摺均無其供縣卷點名堂單亦無其名今忽添入種種欺飾不可枚舉且黃暉宇身係文舉押在禮房與押監人犯不同本非有罪之人盧錫矩旣係黃暉宇門生卽向門房唐福求官開釋亦無不合現據唐福等均供無撕拉堂簿之事並據黃日華供稱撕拉堂簿係何日期拉過幾頁伊都忘記上年十月初七日顧官提伊上堂問

話叫伊上府頂說撕拉堂簿等語則撕拉堂簿之說

顯係爲陷害盧錫矩起見查龔典史看管監獄是其專責而黃暉宇係屬舉人押在禮房候訊並未收禁例不歸典史看管張故令生前如何開釋及顧署令事後因何逼令唐福等供說撕拉堂簿均與該典史毫無干涉自無失察弊混之事至原稟內謂盧錫矩等承包油酒糖三項公司賄張前任洋銀四百元甘門房及雜項銀一百三十五大元查閱原卷該縣紳董呈請開辦油酒糖稅因地方瘠苦生意微薄難於

三

領帖經該前縣張故令稟奉前藩憲湯批准該紳等承包每年認餉銀一千一百大元飭府轉飭請領總帖按季繳餉並稟奉前撫憲王批司轉飭准減抽包辦三年原因地方瘠苦以示體恤惟辦三年之後卽應規復舊章以重償款等因案係通稟奉飭遵辦顧署令佯爲不知而謂檢查前卷殷劉兩任曾經稟請碍難承辦仍出示禁止究竟是否實係因公殊難懸揣其謂張故令受賄又不知從何說起卽使盧錫矩

果出銀項若干按之六贓亦萬難再科以貪贓之罪  
總之顧署令所稟盧錫矩各案查卷無一不虛其任  
意架捏概可想見嗣據顧署令申稱格木村紳耆黎  
肇先韋善稱等以盧錫矩勒收鉅款受害甚深懇請  
追贓捐作團費文內並稱盧錫矩勒收鉅款係黎肇  
先韋善積等親手過付等語當傳黎肇先韋善積到  
案查訊據黎肇先等供稱伊等控告盧錫矩係出自  
顧官逼勒顧官並自錄稟稿交伊等謄寫且將原稿

三

繳呈查核所供與顧署令所申大相逕庭控告係由  
顧署令逼勒則顧署令所稱黎肇先等親手過付鉅  
款更不足信查盧錫矩及唐福等訊無賄串舞弊情  
事顧署令勒罰盧錫矩二次一次銀一百元一次銀  
一百七十元又勒罰唐福銀一百元均有團防局收  
字粘附尙非私自入己惟顧署令身爲民上不知父  
母斯民反平空捏稟勒罰贓欸並與民間代做呈詞  
唆擺控告是否有心陷害諒在 憲台洞鑒之中當

茲 憲台整頓吏治雷厲風行尙敢如此放縱肆行  
無忌目中尙知有長官耶按所稟盧錫矩等案以陷  
死朱十一一案爲最重查據稟稱朱十一爲良民被  
盧錫矩主使誤稟論斬朱十一之母立即撞死如果  
屬實盧錫矩係屬誤陷人死罪已決律應反坐以死  
今提訊係屬子虛顯係有心枉坐人罪與失入不同  
該署合業經本道稟請撤叅應否按律懲辦以儆官  
邪伏候 憲裁理合將奉批提訊查明各原案情形

三

稟陳

大人察核批示飭遵再查盧錫矩係被誤陷現因病重  
業准取保醫調並飭隨傳隨到合併聲明除稟撫憲  
暨

臬道

憲外肅此具稟伏乞

垂鑒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通稟

此件原係永瀆縣稟請正法曾經岑督批准正法之  
案該合奉批後因盧錫矩係屬巨紳行刑時難保不  
激出事變函稟道府請兵彈壓經道府電稟岑督暫

緩辦理該令旋將此案稟請監禁奉臬憲批飭府提  
屢次催提不到經僕派員守提來府訊明平反通稟  
後卽行釋放

罕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爲審明故人父子一家二命死罪未決按律定擬並聲明情節較重事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案奉

憲台發交永淳縣民人施乃森等被匪拉生擄捉係黎

得隆贖同一案

卑府

當將原案卷宗及來文各件悉

心檢閱旋提武生黎得隆及黎得隆之父保有把總

四

職銜之黎上校到堂詳加訊鞫據黎得隆供年三十八歲係武生父親黎上校年八十歲母親廖氏年七十八歲施乃森是武生女婿施鳳康是姻姪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施鳳康到施乃森家並工人施可行一同犁田被匪捉去施可行當卽逃回親家施光福來家央武生將施乃森等尋找二十六日武生前往親戚劉恒盛家查問劉恒盛著武生找黃貞瑤查詢下落旋到黃貞瑤家探聽施乃森被拉信息黃貞瑤勸

武生先同稱說隨後查明再行通知二十七日武生又到黃貞瑤家探問黃貞瑤說施乃森係被黎極漢等拉去卽於是夜劉恒盛並黃貞瑤帶武生到一禾塘屋內見黎極漢黎自檢劉恒君及亞福並有不識姓名一人在彼黎極漢要贖銀五百大元劉恒盛等從中講說議定二百大元了結武生將帶的施光福洋銀五十元挪出黎極漢嫌少不要叫武生連銀元並施乃森等二人一併帶回並稱將來如不給銀定

呈

將全家殺害的話武生當將施乃森等帶回家中住了數日八月初一日武生將施乃森等送到他村頭開口轉回家內施光福旋將銀元湊足十六日叫武生帶著洋銀一百八十元到劉恒盛家眼同黃貞瑤交與黎極漢手黎極漢說銀元不足二百之數經黃貞瑤等處說黎極漢少要二十元九月初間經顧大老爺將武生父子一併拏獲到案管押九月二十九日過堂時聲稱罰武生團練經費始准保出的話十



月初三日武生稟請認罰因無數目不曾交銀是以未經保釋旋於十月初六日解送來府今蒙審訊女婿施乃森等被黎極漢等拉生武生用銀元將他們贖回經縣官拏獲說武生將女婿施乃森贖回你父子就是通匪並說要罰團練經費的話武生認罰因無數目不曾交款未經保出均是有的武生父子實沒通匪的事所供是實又據黎上校供年八十歲先年因拏賊保舉把總得隆是把總的兒子施乃森是

三

孫女之婿施鳳康係姻再姪施乃森等被黎極漢等拉去贖回得隆曾向我講說至如何贖回把總不知詳細只求向得隆詢問把總實沒通匪的事所供是實各等供查律載鞠獄依所告本狀推問若於狀外摭拾人罪以故入人罪論又官司故入人罪全入者以全罪論囚未決聽減一等各等語此案施乃森及施鳳康被匪拉生捉去經黎上校之子黎得隆查詢贖回遍查卷宗粘有匿名揭帖原文並無原告人本

狀訊據黎得隆供係施乃森妻父按服圖係外姻總  
麻尊屬情義俱重施鳳康亦係姻親其將施乃森連  
施鳳康一併贖回揆諸天理人情均無不合自不得  
以其講價取贖指爲通匪確憑更不得以其少交洋  
元指爲分贓實據檢閱來文所稱已獲正法之劉天  
祿等供有窩匪頭目黎上校勾結外匪起意攻打墟  
場隨經拏獲提訊黎上校年屆八旬供詞狡展碍難  
定擬事雖未發平日包容庇縱已可概見並稱黎得

四

隆與匪往來暗地分肥百端隱諱庇匪至今等語均  
屬平空無據之詞該署令明知黎上校等毫無爲匪  
確據無從指實輒據無名稟紙謂黎上校父子居心  
狡詐平素與匪交好明查暗訪形迹可疑迹其行爲  
與匪何異等詞一味深文周內羅織無辜不惟非依  
本狀推問且其所推問者並無本狀可依按文內所  
稱黎上校父子不法等情如果屬實均應斬決該署  
令審無確據輒以駕空步虛之詞作爲鐵案如山却

係並無本狀之案迹其遮拾人罪朦朧詳稟顯係以大辟之刑故入人父子一家二命均尙未決二罪相等應從一科斷自應按律定擬署令顧立廷除接受匿名揭帖審理照例革職輕罪不議外應依鞠獄於狀外摭拾人罪以故入論官司故入人全罪以全罪論囚未決聽減一等律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該員係以試用州同署永瀆縣事現犯流罪應卽撤任咨革實發新疆效力贖罪黎得隆等訊無通匪分贓情事應卽開釋惟此案署令顧立廷故入人全罪係父子一家二命已屬兩犯死罪且內有八十老人一命並訊有希圖罰欵情事情節較重謹按律文內聽減二字佩觿釋義云聽者聽候之聽不可必得之謂該署令所犯聽減一等擬流罪名應否得減並如何辦理之處出自

呈

憲台權衡

卑府

未敢擅擬合將審訊及擬辦大概情形

稟陳

大人察核並候

批示祇遵肅此具稟伏乞

垂鑒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稟

此係永瀆縣稟請正法之案經

僕

提訊平反稟復後

即將案犯釋放

吳

在任候補道南甯府知府潘江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竊

卑府

於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

九日奉

旨補授廣西桂林府遺缺知府蒙

召見一次當卽告假回籍修墓假滿回京後旋於閏五

初一日領照由京起程九月十六日到省蒙

前撫憲柯奏請准補南甯府知府十月十一日奉札

畢

飭赴南甯府任十二月初二日接印任事

卑府

前在

刑部郎中任內因庚子年留京辦事蒙

本部堂官保俟知府得缺後在任以道員候補奉

旨允准在案現在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惟有籲懇

憲台恩准開去南甯府知府員缺以道員給咨赴部引

見並先行派員署理以便交卸而重職守恭候

大人核奪

批示祇遵除稟道憲外肅此具稟伏乞

垂鑒

卑府江謹稟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稟

廣西撫台李批

據稟已悉已飭杜守慶元前往接署矣所請以道員  
給咨晉引之處俟該守到省後再行辦理此繳履歷  
存

左江道批

稟暨履歷閱悉業已專案請獎矣仰卽知照此繳履  
歷存

吳

癸卯冬月由桂奉檄赴任路出梧州有前大令  
宋順之彥成搭船一同赴邕舟次以落花七律  
見示語多牢騷因步元韻和之

百代光陰一刹那花開花謝幻如何也思浮面文成

水竟爲忘言笑比河風定無聲欣得地月來弄影悔

奔波牡丹却似春長駐大半臙脂描畫多

有花卽有  
落惟其爲

花是以有落惟其有落是以爲花  
吾不知不落之花果居何等也

嘉平出郊迎春回署有感

晃

年華流水又春光笑我黃梁夢醒剛牛有淺涔開曉

徑扶犁鞭牛  
今仍古禮

人多枯骨慘斜陽

土匪正法屍  
骨多暴露

郵民枉

下千行淚報

國空存百折腸歸去來兮懸結想雲山重疊滯他鄉

抵任後匪亂方熾兩次繕具通稟並擬辦法入

條新嫁娘洗手作羹未知有當否也余懷渺渺

感何如之感懷不已忽擬招安招安不得又思

歸田恍惚迷離幾乎不知所云靜言思之惟有

蹶然一笑而已七律六首列後

感懷 二首

平生壯志未消磨白髮蒼蒼奈老何處世不會囊脫  
穎登山枉慨斧無柯倘教六出乏奇計奚以三軍慶

止戈願向伏波灘上廟焚香檢點綠鸚哥

荏任時路出伏波灘

曾入廟展拜並撰楹聯借誌鴟泥聯云江聲吼向百蠻想是翁銅柱餘威有如此水廟貌獨留千古問諸將雲臺畫像尚復何星又云畫像數雲臺惜以椒房親竟不之許平蠻留銅柱笑他惹車謗胡為乎來

十年一劍竟空磨搔首問天喚奈何薄宦輕於風舞

辛

絮菲材密少樹交柯時懷士行習勤巖願枕陽公返  
日戈忽聽幾聲行不得鷓鴣傳語唱哥哥

招安 二首

十萬劍憑大將磨血流漂杵慘如何幾同割肉忘均  
肉又似伐柯不睨柯願把邕江移渤海權將牛犢易  
矛戈從茲入我壺天裏

庚子拳匪亂後書齋名小壺天

半段槍應耻

說哥

虎猛政苛苦折磨不窮且盜奈之何久無大舜七旬



羽又乏仲尼三月柯惟有歸農來負耒庶邀我

后免

稱戈洪家兄弟儻聞此老會也應悔拜哥

粵西土匪入會拜台

後均稱洪家兄弟即哥老會類也

思歸 二首

閱盡世情涅與磨歸田去去快如何劇憐才乏一長

幾况復身同半爛柯花落猶思含玉蕊錦榮奚事耀

金戈家鄉定有兒童問老大客來可是哥

磨墨磨人磨更磨及時行樂樂如何淵明柳五北開

五

牖王祐槐三南有柯檢點琴棋共書畫安排羽籥並

干戈從茲不上鸚哥架架上奚從架鸚哥

今之宦場與非刑中

之鸚哥架將母同

書懷

龍鍾笑我老頭陀朽索其如六馬何官事無妨書吏

笨地方奚取幹員多

子孟子有云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路非關

後誰知坦水到平時自不波若把甲兵全洗淨還須

壯士挽天河

鶴鳥俗名升官鳥府署東院有古榕樹一株腰  
十圍不止係三樹合抱而成若兩門然下有榕  
神殿香火甚盛是樹也鬱鬱葱葱異常茂密枝  
柯禪內院近有鶴鳥巢集其上飲啄孳育終日  
啾嘈不已而黎明尤甚公餘之暇聞而樂之而  
轉歎夫官粵西者日以禽獸網民而民亦日趨  
禽獸滅棄倫常曾是鳥之不若也是以詠之

喚作升官是俗名微禽也自五倫明雌雄配得夫兼

至

婦先後慰分弟與兄覆翼偏饒父子意求聲頗解友  
朋情向晨更有君臣義喜起居然乃載賡

按粵西自土匪構禍以來查照匪單懸立賞格  
美其名曰花紅似亦緝捕盜匪之法也但此法  
施之他省或可施之廣西則大不可廣西地方  
總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爲肇亂之源此令一  
行鄰里鄉黨中彼此吞噬自不待言甚至父子  
叔姪兄弟之間每多互相陷害廢棄倫常而不

顧而爲民上者又復漫不加察輒將其父兄尊  
屬立置重典而大獎其子姪卑幼給與花紅以  
示寵榮噫是直以禽獸之道率民矣日以禽獸  
率民而尤欲借以弭盜冀百姓之不爲禽獸也  
能乎不能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僕所以覩鶴  
鳥而有感也

### 古榕樹

拔地參天氣宇雄一株老樹半心空樹空有龕曰榕  
神殿匾額甚夥

五

而龕門無聯因撰聯云木  
之神不二容保民無疆只緣材大難爲用置散投

### 閒署院東

### 暮春卽事

一半陰兮一半晴清風樓畔認分明署門係譙樓上  
有匾額曰清風

樓蕉天漠漠添春夢大堂院內新  
種許多芭蕉竹院瀟瀟誤雨聲

內院舊有竹池  
二菁葱可喜樹老偏宜花結子官閒笑向石呼兄

仁看四境桑麻徧到處有人綠野耕甲辰春邕郡匪  
醜漸熄未知究

竟何如此係冀望之詞能  
否與民休息尙在未定

鵝蚌競爭不雨晴世情何事太分明廢同舊歷身無  
用哦到新詩口有聲受戒豔稱廉孟子訂交愧少孔  
方兄願將天問百回讀道德時還獵與耕

甲辰三月初度鳴炮千餘頭轉瞬之間萬紫千  
紅鮮豔奪目熟視之則紅炮破紙也因戲詠之  
鳳尾千頭巧製工雷同聲氣一時空只緣誤入模糊  
眼認作名花滿院紅

邕郡蔚南書院因十數年來土匪滋擾久經圮

書

廢僕抵任後舉行月課日與文人學士結文字

之緣公餘之暇點竄塗改信手鷗黃彼都人士  
幸不遐棄每逢課期生童數百人魚魚雅雅接  
踵而來亦地方治亂安危一大轉機也乃不數  
月奉有公合書院改作學堂並停月課從此泮  
水藻芹風流雲散無復文友詩敵之樂勉作七  
律一首聊當贈別云

大開廣廈萬間寬時局如棋又一盤小草科名徒自

苦浮雲世界等閒看幸逢

聖代新猷煥笑煞當年故紙鑽寄語諸君同努力

國賓指日慶彈冠

摘錄莫汝桓茂才答復七古一首

世治都緣有賢哲世亂尤須出豪傑賢哲豪傑從何  
生教育斯爲第一節美哉 公祖邕郡守夙號文壇  
大筆手鳳銜

丹詔向南來重明教養爲政首勸人專力事桑麻賣劍買

堯

牛徧家家敦俗重農有深意滿擬河陽再種花旣養  
不教鮮知止華

國無具難格恥大開書院課生徒更望士風崛然起文

字初結三生緣無限深情詩數篇北斗泰山同景仰  
就正喜得衣鉢傳誰知富強在四裔中夏貧弱思變  
計今停書院興學堂欲作舟楫將川濟時局艱危望  
通才文章且不說蓬萊庾徐賈董皆休論黃鐘毀棄  
瓦鳴雷同詆守舊拘迂滯罔識維新昧時勢不求其

本專齊末斯文今日成疢贅我謂治平在六經聖王  
心法可儀型苟得其術安百姓何啻高屋一建瓴獨  
是制度因時立五帝三王不相襲參酌新舊並施行  
修文講武誰能及改絃易轍事更張因勢利導圖富  
強其間不免興廢感楊墨熒熒孔道藏道德文章旣  
弗齒騷壇吟社亦風靡春風嫋嫋尙多情瀕行喚我  
捨青紫聞韶三月茅塞開重覩陽明講學臺來暮那  
堪別更早令人依戀復徘徊

遣懷

三六

冥鴻萬里日黃昏集菟集枯且莫論幸少募兵籌餉  
事蕪城聊作小桃源

通省官皆帶兵因與  
道憲同城未經操刀

夜吟

兩袖清風家萬里一簾明月夜三更青天容我焚香  
告聽罷琴聲更鶴聲

前少尹吳曉農同鄉遺有花卉數品一一詠之

一萱草

一到愁城愁更愁何如小草尙忘憂從今多少無聊  
事盡付枕邊腦後頭

一芙蓉

桃李爭春在上頭芙蓉獨得氣之秋未開不向東風  
怨開向西風歡喜不

一蘭草

本來幽谷草移我華堂前香味惹人嗅初心然不然

一雞冠花

毛

橫秋偏不老羞與衆芳侔大有雄冠意英風企伸由

一菊花  
七古

一籬菊花豔千秋古有淵明孰與儔淵明人品最高  
潔菊花性格亦清幽月夕霜晨形影共三生契合膠  
漆投無何淵明處士卒世間尙有菊花留菊花從茲  
乏知己自甘淡泊何怨尤胡然浩劫平空起白馬紅  
羊無盡頭往往富貴場中客雅愛餐菊嗜搜求抑或  
蓬華枯槁土闢菊徑兮託名流更有王孫貴公子折

東賞菊恣讌遊只緣淵明曾愛菊愛菊之人雜且稠  
豈知菊花不我愛與我直等風馬牛自別五柳先生  
後雨泣風號無限愁我不愛菊菊何幸我如愛菊菊  
反羞因此不敢有菊癖恐惹菊花惱不休吁嗟乎噫  
噫淵明如可作菊花願始酬試問而今愛菊者自揣  
是否淵明不

軍功保案

霸上棘門到處同誰云兒戲不成功可憐百萬生靈

姜

血化作頭銜一點紅

醜女

東施如果有芳鄰醜女何妨步後塵無奈世間西子  
少效誰捧腹效誰顰

遊僧

踏破鐵鞋日已曛講經說法枉云云早知徒託沿門  
鉢悔不深山卧懶雲

甲辰八月錄呈余壽平道憲

正擬稟請開缺聞  
係大計年分碍難



離任只得再  
戀棧數月

材到匠門賞識多殷勤久荷禮爲羅飛蓬萬里輕如  
許廣厦千間庇若何涼共北風眞惠我乞從東郭笑  
之他迴車不灑窮途淚間覓樵漁學唱歌

黃梁一夢又瓜期滿目瘡痍猶昔時醫是華陀應認  
症樵非王質莫觀棋敢云滅竈辭人熱幸有曇雲憐  
我癡從此壺天歸去也寤歌三復考槃詩

附錄余道憲和章七律二首

五

翹首春明舊雨多一官補外雉羅羅宦途九折艱如  
此劇郡千家望若何迹託蓬塵隨轍合石期攻錯借  
山他皤皤良士今賢守唱遍南州五袴歌

駟馬高車非所期後先憂樂秀才時軍中已少攻心  
策局外閒看對手棋薦士元公虛吐握當家僕射慣  
聾癡漢廷官禮傳新法我愛先生勸稼詩

華伯喬觀察本松年八十餘以鴻隱居詩集見

示因作七律以贈之

詩人從古多窮愁借問天工有意不兩脚踢翻白傳  
社一拳搥碎仲宣樓羨君鶴髮身猶健笑我鴻泥爪  
尙留讀罷瑤函頻首肯高山仰止思悠悠

附錄華伯喬觀察答覆七律一首

敢擬張衡詠四愁填胸磊塊得消不賭棋幾見曾輸

墅聞笛何堪獨倚樓半壁能撐資保障

君由秋曹出守邕州多惠

政輿情極感戴一廬願受許勾留

携眷僑寓治下三十餘年矣尚難即歸故里

身行卷供噴飯愧負題辭詩思悠

鴻隱居詩鈔初續編兩冊均邀鑒賞

卒

讀史記夷齊列傳有感

僻處海濱共待清太公應是舊交情儻非老友扶而

去難保不遭左右兵

傳云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固也然使叩

諫之時不遇尙父而左右竟兵之吾不知尼山

至論亦謂周武王枉殺無辜否也且古之賢人

一語亦未始不因太公義士一言說下然則夷

齊雖甚寡交而其大名不朽得力於朋友之掄

揚者多矣人生世上朋友顧不重哉

緣何叩馬忽揚鞭跋涉風塵路八千莫是首陽山下  
蕨故鄉無此菜根鮮

按夷齊兩賢係爲兄弟讓國而逃逃則逃矣而  
中間又添出叩馬而諫一節似近多事且所諫  
云云係屬萬萬不能中止之事兩賢意欲何爲  
殊難懸揣觀其西山一歌以暴易暴等語又似  
專爲叩諫不從而餓死者並不與讓國相干涉

空

果爾豈西山有薇而孤竹無薇乎抑孤竹之薇  
不足以餓死乎總之古人壹意孤行不可一世  
之概萬萬非腐儒所能夢見不必妄參擬議吾  
儒處世行事仍應以隨遇而安爲要著吉一而  
凶悔吝三易教云然遇人旣艱難矣進一步莫  
若退一步也

傀儡係北省雜劇粵西無之時值花朝聞有操  
此音者喚至署內一再演唱代馬悲風不禁驕

嘶者久之因戲詠焉

笑爾登場戲衣裳顛倒忙許多名將相小照寫徬徨

倪心耕觀察懋禮年八十重遊泮宮不遠千餘

里由桂省以詩奉寄因疊元韻答覆之

借寇一年又一年幾時解組獲歸田羨君大耋芹重

秀笑我空庭魚尙懸博士瘦羊頻夢想

年十六歲入泮現年六十

有五未知將來可能重遊泮宮否也廣文蝴蝶共仙緣

光緒元年曾授玉田縣教諭亦

係冷官出身也許多熱鬧場中客誰識此翁是信天

空

休將舊厯看今年枉用豚蹄祝硯田返日讓人戈倒

挽虛堂笑我鏡高懸解牛空羨刀迎刃託鉢待誰門

署緣聞說升沈原有定何需搔首問青天

附錄倪心耕觀察重遊泮宮原作七律一首

虛度韶光八十年

在家鄉帶團二十九年遊宦粵西三十二年

厯觀滄海

與桑田

遭際時艱變遷不一

旌旗十萬雲霞燦

由平彝帶勇從岑襄勤公轉戰

兩省平定全滇

禮樂三千日月懸

署平彝縣教諭霑益州學正雲南南甯縣訓導皆植

地方變亂集團克復城池重新學校

上賞頻叨沾

帝澤

由廩貢中式鄉科遞保府道加鹽運司銜二品頂戴賞巴圖隆阿巴圖魯名號三代封典並交部從優議

敘中懷抱愧悟前緣

滇省肅清投供引見分發粵西辦理保甲軍需善後各局署鹽

法右江太平思順等道兼鎮南關監督所到之處紳民挾洽已卯壬午戊子甲午丁酉五科鄉試監試文

圍內外安靖當會辦通省水陸營務時商務暢行遐邇又安未聞警報自愧無能全仗人緣耳重遊

泮水今猶昔道光乙巳年雲南學政吳科試取進楚雄學今已周甲飲食行動尚若少時如

天之福也守我貞元性裏天

乙巳春初稟請開缺晉引有感錄呈華伯喬觀

察

奎

存仁義者侯之門竊國與非誰肯論濁世那堪不自

璧夕陽况復近黃昏幸從此日衣歸錦了結當年菜

齏根策馬玉關揮手去逢人笑說叩

天闈

附錄華伯喬觀察和章七律一首

當年會記謁金門走馬看花仔細論輯暴安容橫白

晝守邕連歲兇徒斂迹輿情感戴掄才不憚過黃昏造就生童校閱試藝不倦還

鄉且復尋三益遯世何妨淨六根指日重來作霖雨

別周毓臣幕賓安舒茂才

萍蹤無賴別良朋未免有情感撫膺九曲迴腸深似  
海一腔熱血冷於冰讓人畫餅稱名士笑我撞鐘作  
野僧他日周公應入夢雲山定不隔層層

大堂兩階旁芭蕉多株到任後手植也一年有  
餘風雨綢繆如對良朋行將進省領咨從此適

寄

矣而芭蕉搖曳生姿低徊往復若有不忍遽別  
者其有情也抑無情也吾不得而知也因口占  
絕句以別之

人生蕉夢耳因此種蕉稠別汝從今去有心戀我不  
乙巳夏五由邕赴桂舟中卽事

日長聞說等於年一葉扁舟四十天鶴算不知添幾  
許中流自在小遊仙

省垣感懷

萍蹤萬里又經秋過客光陰去不留世界誰悲堂處  
燕功名我愧棘爲猴言輕敢效璞三獻才短空懷著  
一籌到此幸登苦海岸差堪稍釋杞人憂

菹鱸吾亦欲云云霜鬢歸來日半曛處事不明思對  
鏡讀書有味愛看雲學通中外從今始國貴均和自  
古聞笑我龍鍾老將至尙遲八十遇周文

新政漸次改良太平

景象自應  
拭目可俟

### 思家

室

黃昏已近夕陽低一棹歸來自粵西繞膝欣看豚犬  
子齊眉笑對糟糠妻親朋話舊恣遊戲閭里言歡任  
滑稽計日壺天容小住家山權當武陵谿

桂林旅舍間與

稚兒

言及昔年鄉會試闈作因

### 成七絕二首以誌感懷

是何文字與詩篇竟擢巍科夔榜懸始信世間好際  
會不由人事總由天

得之不得日有命科場  
如是宦場亦何獨不然

換得科名並俸錢只憑兩塊敲門瓢一生喫著無窮

盡誰謂

國家不養賢

國家之待賢亦孔之厚吾不知賢之所以報國家者當何如也



矣



附錄甲辰年春帖子

帝曰欽哉好精神三字褒嘉恩承朵殿

謝

簡放後  
恩時

奏對畢復蒙

異命重申曰好精神好精神等語

天顏咫尺

絲綸疊霈跪聆之下惟有唯唯一時

堂廉歡洽較之帝陛之都俞周廷之噫嘻將母同然則唐虞三代之隆僕之躬逢其盛者有如是

臣聞命矣老學究一麾出守風動桂林

買得我渤海牛來凡厥庶民何妨地瘠

攜將他鬱林石去古之廉吏別有宦囊

風雨滿城撚髭閒詠重陽句

宅

鶴琴伴客信手分栽各縣花

佩犢帶牛舊俗恥談渤海畔

耕夫饁婦新詩待譜灘江濱

到過竇燕山苜蓿闌干尙記得冷官滋味

來茲秦象郡衣冠優孟又裝成太守排場

巍座擁黃堂脚色依然窮措大

殊恩承丹陛頭銜贏得好精神

下飯需來其依舊三十年前豆腐架

吟鞋留不借爲尋八千里外桂花香  
閣外官梅細改新詩稿起草  
階前蝴蝶閒尋舊夢筆生花

乙巳年春帖字

王道不外人情庶幾哉孝友任卹睦婣共敦古處  
民風全憑吏治休忘了春秋詩書禮樂盡是官箴  
堂前無數芭蕉權當我三生花縣  
署內幾株榕樹願作爲一郡棠蔭

空

班定遠萬里于飛燕領封侯本非所願  
寇雍奴一年已借鴻泥留印抑又何求

扁石卑兮平砥恪遵王道路

清風惠我譙門尙有古樓臺

兩鬢堆霜瞿爍精神偏愛懶

一心咒筍清貧太守不妨饒

苜蓿闌干依舊先生官獨冷

梅花清夢至今措大味餘酸

蕙米仁終古常留猶幸將軍餉我  
鬱林石至今尙夥何容廉吏笑人

讀律憶西曹曾聞得佩觿八字

彈冠來南粵又過了借寇一年

土地祠楹聯

土爲物母稼穡作甘自今伊始歲其有  
地之道臣粉榆報賽萬世永賴時乃功

農務局門聯

堯

政如農功非其種鋤而去  
民有恒產驅之善從也輕

按農務局在府署儀門左門有匾額曰南甯農

務局係前任太守某創建也某太守性倔強嗜

酒好客橫使意氣遇事敢爲而喜聲譽數年以

前某太守風聞某村有匪輒以匪村目之當卽

帶領勇丁前往剿洗殺人放火不分良莠期無

噍類並將牛隻牽回局內聲言開辦農務名其

牛曰匪牛旋卽將牛變賣得價不下數萬金而劣紳奸商從中唆擺侵漁坐擁厚貲者不可枚舉以故萬民衣繖及牌匾等件輒盛稱某太守德政云云由是官紳競相效尤曾不旋踵而粵嶠糜爛然則廣西全省塗炭實自某太守作俑始也嗚呼

國家振興農務是何如誼美恩明之舉如某太守者竟至借此網民並爲

七

國家遣無窮禍種而至今藉藉傳聞猶尙以幹員稱意者今之所謂幹員者大抵如是也某太守其一人也農務局其一事也廣西其一省也宜乎時局艱難日甚一日也

僕在任年餘鴻錄俚言未敢出以示人卸任後

抵省倪觀察心畀緣伊重遊泮宮以詩奉寄

僕

會呈有和章因再三強索囊句不獲已獻醜一

次蒙賜題辭七律一首一併附錄

喜逢舊雨客重臨邕郡循聲素所欽稟稿數篇皆鐵

案春聯等句亦官箴鷓鴣鶴鳥幽情遠醜女遊僧寓

意深指日

帝廷宣

圭

鳳諾嶺南定許汝爲霖

弟倪懋禮拜題

